

孺子帝 2

被放逐的帝王

冰临神下

◎ 著

卷一 借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雲字行草

雲字行草

雲字行草



孺子帝 2

冰临神下

◎著

被放逐的帝王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孺子帝. 2 / 冰临神下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8.3

ISBN 978-7-5596-1645-6

I. ①孺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20041号

孺子帝. 2

作 者: 冰临神下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管亚会 夏应鹏

装帧设计: Violet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426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4.5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645-6

定价: 4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录

- 第一章 匈奴人 / 001
- 第二章 真龙天子 / 017
- 第三章 金家的机会 / 029
- 第四章 箭无虚发 / 041
- 第五章 迎战 / 054
- 第六章 绝路 / 067
- 第七章 夺寨 / 079
- 第八章 要挟 / 092
- 第九章 及时雨 / 105
- 第十章 同吃住共甘苦 / 118
- 第十一章 大军 / 130
- 第十二章 最后一次机会 / 142
- 第十三章 大将军需要胜利 / 154
- 第十四章 行军 / 166
- 第十五章 残城 / 178
- 第十六章 初见匈奴人 / 19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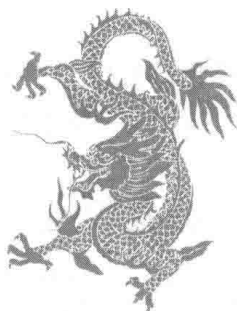
被放逐的帝王

- 第十七章 塞外的“芦苇” / 202
- 第十八章 援军 / 215
- 第十九章 大军过河 / 231
- 第二十章 突然出现的匈奴人 / 244
- 第二十一章 敢死之士 / 256
- 第二十二章 守城之战 / 268
- 第二十三章 出城 / 280
- 第二十四章 各有计策 / 292
- 第二十五章 东海王的承诺 / 304
- 第二十六章 定计 / 316
- 第二十七章 众将夺印 / 328
- 第二十八章 遥远的西方 / 340
- 第二十九章 做决定的总是一个人 / 352
- 第三十章 良禽择木 / 364
- 第三十一章 皇帝就是大势 / 376



第一章

匈奴人



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不会轻易死亡，有些人的这种信念特别强烈，柴韵就是这种人，有时候他甚至故意靠近所谓的“险地”，玩得开心，同时也能证明自己冥冥之中受到庇护。

因此，他无法理解胸前的箭是怎么回事，更无法理解射箭者是怎么想的。

张养浩等人明白得很，坐在墙下嘴里大叫，双脚乱蹬。归义侯的两个儿子举刀喝令他们闭嘴，其中一人向妹妹皱眉道：“干吗杀死他？”

金垂朵盯着废帝，缓缓道：“谋大事者最忌犹豫不决，父亲一直拿不定主意，这回他没有选择了。”她顿了顿，“咱们都没有选择了。”

包括她的两个哥哥在内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金垂朵杀柴韵居然只是为了坚定家人一块儿逃离大楚的意志。

韩孺子的心中既恐惧又敬佩，瞥了一眼站在原地摇摇晃晃的柴韵，说：“你想顺利出关前往塞北，抓我是没用的，朝廷不在乎我的命，柴小侯……”

柴韵发出啾啾的声音，金垂朵又转过身：“无耻之徒，死有余辜。忠武将军的女儿遭你始乱终弃，嫁人之后被夫家嫌弃，写信向你求助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她前些天自杀了，正在黄泉路上等你。你来招惹我，就是自寻死路。”

柴韵根本没听进金垂朵的话，只是惊愕地看着箭矢，抬起双手想将它拔出来，迟迟不敢动手。

金垂朵弯弓、射箭，动作一气呵成，射出第二箭，柴韵终于结束心中的疑惑，倒下了。

没人尖叫，没人吱声，就连金垂朵的两个哥哥也屏息宁气，他们了解妹妹的脾气，却是第一次见她杀人，心中顿生敬畏。

金垂朵又取出一支箭，说：“不用这么多人，只带昏君一个就够了。”

靠墙而坐的四人从惊恐中清醒，明白她这句话的含义，几乎同时下跪，磕头求饶。

金垂朵没有射箭，对两个哥哥说：“就让我一个人动手？”

两名少年的身子微微一颤，已经不敢与妹妹争辩，晃晃手中的刀，走向四名勋贵子弟。

七郎满面泪水：“金二哥，咱们同在羽林卫执戟，求您念在同僚之谊……”

不说这话还好，一提起羽林卫，金二怒从心头起，咬牙道：“同僚？你跟那些欺负我的人才有同僚之谊！”

七郎呆住了，努力回忆之前是否有过示好之举，结果一件也找不到，甚至连金二的名字都想不起来，对面的金二已经举起刀，就要砍下去。

“住手！”这声音来得太及时了，再晚一会儿，七郎就会步柴韵的后尘。

一名中年男子匆匆走来，金氏兄妹同时后退，叫了一声“父亲”。

归义侯来到墙下，俯身查看柴韵，起身时已是满面怒容，冲着手持弓箭的女儿低声道：“孽障，你是要害死全家人吗？”又转向两个儿子，“你们也不看住她！”

金大、金二低头不语，金垂朵却昂然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后悔也没用了。父亲，准备出发回草原吧。”

归义侯又急又气，原地转了一圈，对女儿说：“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？都王子已经三天没信了，没有他的指引，咱们回草原不就是送死吗？你忘了，金家的祖先归降大楚……咱们连本族的话都不会说啊，去草原投靠谁？”

“就算浪迹天涯，也比留在京城受人欺负强。父亲，难道你忘了那些人是怎么欺辱您和两个哥哥的？还有我，您的清白女儿，被他们胡乱编派，有谁当咱们金家是真正的列侯？别再犹豫了，父亲。都王子来，大家一块儿走，不来，咱们自己走，我瞧都王子也未必真是有胆识的人。”

眼前确实已无路可走，可归义侯还是拿不定主意，到处看了一眼，指着倦侯：“他怎么来了？”

“和柴韵一路货色。”金垂朵轻蔑地说。

“他不肯翻墙进来，和柴韵不像是同一种人。”金二辩道，只是没什么底气，妹妹一眼看过去，他立刻闭嘴。

归义侯长叹一声：“大楚多难，金家只怕也无法幸免。我派人再去都王子那里打听一下消息，你们准备一下，天一亮就出城，然后……”归义侯再次打量倦侯，“把他送给崔太傅，或许能换来一点保护。”

“崔家不可信。”金垂朵反对。

归义侯气哼哼地道：“我的傻女儿，你想得太简单了，此去塞北千里迢迢，咱们一家人怎么可能走得到？”

金垂朵低头小声道：“别带家眷，咱们骑马，很快就到了……”

归义侯大怒：“胡说，难道连你们的母亲也不要了？她留在京城就是死路一条。快将这里收拾一下，别惊扰到外人。”

归义侯匆匆离去，金垂朵一脸的不服气：“她才不是我的母亲……”然后对两个哥哥说，“父亲已经同意了，你们动手吧，只留昏君一个人就行了。”

韩孺子觉得还是闭嘴的好，他现在想不出任何自救的计划，只能静观其变。

其他四人可没法冷静，一个劲儿地磕头求饶，张养浩望着归义侯的背影，大声道：“我知道都王子在哪儿！”

归义侯转身回来：“你见过都王子？”

张养浩这时候只想活命，什么都顾不得了：“都王子已经……已经死了。”

归义侯一家大惊失色，两个哥哥扬起刀，金垂朵又一次拉开弓弦，张养浩急忙道：“不是我杀死的，不是我。”

韩孺子猜出是怎么回事了，都王子就是匈奴质子，死后被抛尸在荒园里，此事果然与张养浩有关。

“究竟怎么回事？都王子被谁杀死的？”金垂朵厉声问道。

张养浩对这名少女最为恐惧，向后挪了挪，紧紧靠着墙壁，壮胆说道：“我说实话，你别杀我。”

金垂朵抬起弓箭：“你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杀你。”

归义侯上前拦下女儿的弓箭：“大楚是怎么对待我们这些人的，我不说你也清楚，金家只想重回故土，别无他求，你说实话，我将你们留在府中，早晚有人前来搭救。”

金垂朵极度不满，忍了又忍，才没有反驳父亲。

墙下四人磕头谢恩，张养浩战战兢兢地说：“都王子、都王子是被林坤山找人杀死的。”

金家人全都一愣，不知道林坤山是谁，韩孺子却是一惊：“林坤山！”

众人的目光看过来，归义侯犹豫一下，决定还是让张养浩说，于是道：“林坤山是什么人？”

“林坤山是一名江湖术士。”

“江湖术士和都王子有什么仇怨？你在撒谎。”金垂朵总是要威胁一下才肯放心。

张养浩哭丧着脸：“我怎么敢撒谎？真是林坤山找人暗杀了都王子，他说大楚和匈奴在北疆对峙，一直小打小闹，需要一个理由展开大战。”

“大楚和匈奴开战，对一名江湖术士有什么好处？”归义侯莫名其妙。

张养浩真想编出一个合理的谎言，可他没有这份急智，只能实话实说：“北

疆开战，我爷爷就可以重返战场，远离京城的是非，我也可以去战场上建功立业，谋一份前程。”

金垂朵怒道：“就为了这点小事，你们杀死了匈奴王子？”

对张养浩来说，这却不是小事：“我父亲早亡，爷爷自从讨齐之战以后就赋闲在家，他的身体不好，若是不能再掌军权，我们张家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金垂朵喝道，又要引弓，仍被她父亲拦下。

归义侯能理解张家的野心，问道：“都王子什么时候遇害的？”

“前天凌晨，在一位……一位姑娘家里，她将都王子引出来，让林坤山找来的刺客下手。”

归义侯不想追问其中的细节：“这么大的事情，京城怎么没有消息？”

“他们将尸体藏起来了，还没有被人发现……”

归义侯寻思这件事对自家的影响，金垂朵却发现漏洞：“不对，你刚才说杀都王子是为了挑起大楚和匈奴的战争，为何要将尸体藏起来？难道不应该将事情张扬得越大越好吗？”

张养浩更不敢隐瞒了，硬着头皮说：“我们将尸体放在城内的一座荒园里，就是柴小侯和崔二公子打架的那座园子，本想……本想……”

“本想什么？”金垂朵追问道。

“本想嫁祸给我。”韩孺子早知如此，听张养浩说出真相还是觉得很气愤，上前两步，“所以你鼓动柴韵邀请我，还让我带上杜穿云，当时的园子里只有杜穿云能悄无声息地杀死匈奴质子，发现尸体之后，朝廷立刻就会怀疑到我。”

张养浩点点头，承认了。

金家人反而糊涂了，金垂朵说：“怎么又牵扯到昏君了？”

“林坤山说，倦侯是废帝，有理由挑起边疆战事，正适合嫁祸，而且还会引发朝中各方势力的互相猜忌，朝廷就更要依赖辟远侯了，张家……将会获益良多。”

韩孺子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：“你没跟你的祖父商量过吧？”

张养浩摇摇头：“祖父年纪大了，我不想……他不敢做这种事情……”

“你被林坤山骗了，他根本没想帮助张家。”韩孺子不知该指责张养浩的愚蠢，还是佩服林坤山的蛊惑能力。

金垂朵插口道：“等等，说来说去，都王子的尸体呢？”

“被我发现之后扔到枯井里去了。”韩孺子道，不觉得还有隐瞒的必要。

金垂朵多看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，似乎觉得这个“昏君”也不是那么“昏”。

张养浩觉得性命还不安全：“你们想逃回……返回塞北，这很好啊，对我们的计划也有利，我也可以帮你们，准确地说，林坤山能帮你们，他认识的人

很多。”

韩孺子很想抓到林坤山问个明白，结果却可能沦为对方的俘虏。他没有选择的权力，归义侯一家已经走投无路，女儿金垂朵的计划过于简单，父兄都不同意，尤其是归义侯，还是希望能找出一条稳妥的逃亡之路。

都王子已经死了，他们更需要帮助。

天快要亮了，金家人将柴韵的尸体藏在一间空屋子里，归义侯出府打听消息，两个儿子押着张养浩去找林坤山，留下女儿和丫鬟看守其他俘虏。

七郎等三人双手双脚被缚，坐在墙角处，一声不敢吭，只有韩孺子未受束缚，坐在一张凳子上，身后站着持剑的丫鬟，前方几步，金垂朵来回踱步，每次转身的时候都要看一眼倦侯。

韩孺子终于忍不住了，开口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金垂朵止步，手里仍然握着长弓，只是没有搭箭：“都说你是昏君，不是很像。”

“都说你是……也不像。”韩孺子说完就后悔了，他现在可惹不起这位说杀人就杀人的少女。

果不其然，金垂朵脸色一寒，抽箭、搭箭、射箭，动作快得不可思议，眨眼间，箭矢贴着韩孺子的耳边掠过，射中他身后的墙壁，将看守他的持剑丫鬟吓了一跳：“小姐，你……的箭法还跟从前一样准。”

坐在墙角处的三个人更是吓得瑟瑟发抖。

韩孺子反而不怕，只动了动眼珠：“这样一来，你就少了一支箭。”

“我的箭足够将你们杀死五回。”

“我们有四个人，你只剩十四支箭，不够杀五回。”韩孺子纠正道。

金垂朵低头看了一眼腰间的箭壶，果然只剩十四支箭，她本来带了二十支箭，可她有个习惯，有事没事都要放一箭，箭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，有些箭没收回来，自然数量越来越少。

“我把你留下，不是为了通关。”金垂朵非要想办法吓一吓这个昏君不可，“一名被撵下来的废帝，我知道朝廷不会把你当回事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要将你献给匈奴大单于。”

“大楚都不当回事的废帝，到了匈奴就能受到重视了？”

金垂朵微微一笑，更显娇艳，任谁看到这张笑脸都会心动不已，难以相信她是一名敢杀人的小魔头：“你在大楚是废帝，到了匈奴却是大楚的‘前皇帝’，我相信，大单于肯定很想要你，有前皇帝在手，匈奴大举南下的时候，就将更加

名正言顺。”

韩孺子不得不承认，这名少女有些见识，于是正色道：“你说自己是匈奴人，可你对匈奴了解多少？”

“反正比你了解得多。”

“匈奴如今分为东、西两部，各立单于，你打算投奔哪一位？”

金垂朵不语，神情变得严厉。

韩孺子自顾说下去：“西单于在武帝时连遭败绩，遁走千里，十几年没敢东进南下，想必不是你要投奔的人。东单于早年间降附大楚，借齐王叛乱之际祸乱边陲，可惜齐王不经打，东单于还没准备好，就失去了内应，这让他很尴尬，因此屯兵塞北，不敢与大楚决战。”

金垂朵仍然不开口。

韩孺子只能通过邸报了解一些朝廷大事，没有杨奉帮助解读，他全凭自己的想象解读那些枯燥的公文与奏章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不管准确与否。

“你想将我交给东单于，可种种迹象显示，东单于并无大志，只想趁机捞点好处而已，没有意外的话，他很可能在今年秋季之前再次向大楚称臣。”

韩孺子完全是自己得出这个结论，没有可靠的依据，可他说得非常肯定，好像这是朝中大臣的共识：“废帝对东单于来说是个烫手山芋，他不仅不会感激金家，还会非常恼火。把我送给东单于，还不如把你自已送过去……”

金垂朵引弓的速度极其快，刹那间已是箭在弦上，厉声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韩孺子不自觉地抬起双手，随后慢慢放下，他还是很怕这名少女放箭的：“这是匈奴的传统，名王通常要选一个女儿嫁给单于做姬妾，金家初回匈奴，理应遵守传统，而且东单于也会选一个女儿嫁给归义侯，虽然辈分有点乱，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。”

金垂朵放下弓箭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？”

“书上看来的，历代匈奴传里都这么记载，我想现在也不会改变。东单于已经……六十多岁了吧？”

金垂朵还没说什么，韩孺子身后的持剑丫鬟已经着急了：“小姐，你不能嫁给老头子，你的夫君应该是一位年轻的王子，都王子就不错，可惜他被杀死了。”

“别胡说。”金垂朵脸色微红，随后傲然道，“我谁也不嫁，我要自己带领一支军队，我不知道匈奴有什么传统，但我知道草原上有女首领。”

“没错，但都是单于的妻妾，老单于死亡之后，她们不愿嫁给新单于，偶尔会得到特许，获得一支军队或是部落。”

金垂朵再次沉默，她没怎么读过书，对草原和匈奴只有一些美好的幻想，分不清倦侯的话是真是假，更没法反驳。

寻思了好一会儿，她终于开口：“照你这么说，留着你完全没用，干脆把你杀掉算了。”

“有用，怎么会没用？”韩孺子急忙反驳，生怕晚一步就会挨上一箭，“用处就在那个林坤山身上。”

“他只是名江湖术士……”

“那不是个简单的江湖术士，他能说服辟远侯的儿子为他做事，还想挑拨大楚与匈奴开战，从中渔利，在林坤山背后必然有朝中强大势力的支持，金小姐不妨想一想，这个躲起来的势力会是谁？”

韩孺子受杨奉的影响，不自觉地给出题目，金垂朵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真的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不太确信地说：“太傅崔宏？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太后和皇帝用不着找借口与匈奴开战，崔宏身为南军大司马，当然希望边疆有战事……可是不对，崔宏杀死都王子就行了，为什么要嫁祸给你？”

“因为崔宏的外甥东海王与我有私仇。”韩孺子马上说道，其实觉得这个回答有漏洞，东海王实在没必要用这么复杂的方法报复他。

金垂朵没听出破绽来，盯着倦侯看了一会儿，目光传向墙角的三个人：“昏君说的是真话吗？”

两人点头，一人摇头，马上摇头的人变成点头，点头的一人开始摇头，还剩一人不知所措。

金垂朵怒道：“你们消遣我吗？”

七郎壮胆说道：“我们……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金垂朵轻哼一声，问倦侯：“好吧，就算你说得对，你能有什么用？”

“与其将我交给林坤山，不如将林坤山交给我，金家若能协助我挫败崔家的阴谋，自会得到太后的重赏，比无依无靠地去投奔东单于好处更多。”

金垂朵笑得花枝乱颤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我差一点儿相信你，原来你想让金家替你卖命，你是废帝，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你？太后又为什么会重赏？我们连柴韵都杀了，怎么可能回头？”

韩孺子正要开口，身后的持剑丫鬟突然厉声道：“不知死活的家伙，把口水擦干净，再敢多看小姐一眼，剜出你们的眼睛。”

原来金垂朵笑的时候，那三人看得呆住了，浑然忘了自己身处险境，被丫鬟一说，才反应过来，慌乱低头，在膝盖上擦嘴。

金垂朵强忍怒火，对丫鬟说：“我去休息一会儿，你看着他们，别听昏君胡说八道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，小姐。”

金垂朵刚一出门，丫鬟轻声笑道：“小姐一定是翻书查匈奴习俗去了，全怪你多嘴多舌，小姐看书慢，一整天也未必能找得到。”

“我告诉你在哪本书上，你可以……”

韩孺子一片好心，丫鬟却将剑放在他的肩上：“小姐不让你胡说八道，你就不准胡说八道。”

“我不胡说八道，正常说话可以吗？”

丫鬟想了一会儿：“可以。”

“你不是匈奴人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草原呢？”

丫鬟转到倦侯的面前，看着他：“你还真是不死心啊，连我都要劝说。我为什么要去草原？因为小姐要去呗。上天入地，我都跟着她，匈奴人还是大楚人都不重要，我就是小姐的丫鬟。”

韩孺子还要再说，丫鬟用剑指着他：“我笨，但是不傻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了，干脆我在你嘴上来一剑。”

韩孺子闭嘴摇头，表示不再说话了。

他手中既没有权力，也没有门路，实在想不出怎么才能说动金家。

当天下午，金氏父子先后返回，归义侯十分紧张：“柴韵和倦侯失踪一事已经传开了，很多人在找他们，咱们一家人得尽快出城。”

韩孺子以为张养浩能趁机逃跑，结果他老老实实地跟回来了，脸上甚至有一丝同谋者的得意，对坐在墙角的三名同伴看都不看。等归义侯说完，张养浩道：“林坤山邀请归义侯一家出城相聚，他能护送你们平安前往塞北。”

归义侯看着两个儿子：“你们见到那个江湖术士了？”

两人点头。

“可信吗？”

两人互望一眼，长子说：“林坤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，肯定有办法将咱们一家人送走，我们相信他。”

归义侯点头沉吟，韩孺子问道：“要去城外哪里？”

“小南山暗香园。”张养浩无意隐瞒。

小南山是座不大的荒山，出京城南门十余里就能望见，可附近没有什么暗香园、明香园，放眼望去尽是荒野。

天色将晚，四辆马车停在路边，归义侯从车窗探出头来：“张公子，快到了吧？”

张养浩遥望荒山，心虚地说：“快了，应该……快了。”

京南一带比较荒僻，归义侯一家顾不得掩藏行迹，纷纷从车里跳出来，只见夕阳半落，倦鸟入林，景致还是很美的，可官道上连行人都没有，极远处似乎坐着村庄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贵人之家的园林。

“前方就是小南山了吧？”金大公子说。

“不是说好有人接应吗，人在哪儿呢？”金二公子顺着官道望去。

“事情有诈，你们太轻信了，我早就说过，咱们父子几人轻骑北上，今天都能跑出几百里了。”金垂朵手里仍然握着弓，连箭都拿出来了。

张养浩余光瞥见了她手中的兵器，心里一阵阵发毛：“说好天黑前有人来接，还差一会儿，林坤山是个守信之人，绝不会诳骗咱们，那对他也没有好处。”

“没准他报官了，把金家人引出来，来个人赃俱获。”金垂朵冷冷地说。

车厢里传来女子的叫声，随后是一阵抽泣，归义侯怒道：“别吓唬你母亲，她胆子小。”

金垂朵发出一声既像嗯又像哼的声音，四处观望，寻找埋伏的迹象，结果是她第一个发现来者：“就是那些人吗？”

众人向荒野中望去，原来有一条被树木遮挡的小路，此刻正有十几人向官道跑来，身影忽隐忽现。

在没看清之前，张养浩不敢回答，金家人纷纷亮出兵器，就连归义侯也拔出佩剑。

那些人来到近前，穿着破烂，不像官兵，也不像江湖人，更像是一群难民，一名三十多岁的汉子大声道：“你们是要往北边去吗？”

这是事前商量好的暗号，张养浩急忙下马，拱手道：“烈日当空，阁下可否指条明路？”

金家人面露喜色，只有金垂朵皱起眉头，不喜欢这些似是而非的话。

汉子上前，抱拳道：“在下晁化，在此恭候多时了，请诸位下马离车。”

金垂朵微微引弓，大声道：“等等，先把话说清楚，没有马、没有车，我们怎么走？”

金垂朵容貌出众，晁化目光低垂，不好意思看她：“这些马和车要继续前行，另换新车运送诸位。”

归义侯冲两个儿子使眼色，让他们拦在妹妹身前，他自己去将家眷叫出来，总共三名妻妾，早已吓得花容失色，一下车就将归义侯团团围住，握住胳膊不放。

归义侯动弹不得，只好让长子去将另一辆车里的俘虏带出来。

韩孺子下车，扭头向京城的方向望去，树木遮挡，连城墙都看不见了。

七郎等三人被捆成一串，也被带出城，张养浩坚持这么做，他之前说话太急，忘了避讳，暂时还没想好如何处置他们，只好留在身边。

四名车夫是金家的仆人，下来与主人站在一起。

十多名来者上车，熟练地吆喝着，沿官道继续前进，只留下晁化一个人陪伴归义侯一家。

荒郊野外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天色越来越黑，众人心中不能不怕，三名妻妾不停地在侯爷身上擦眼泪，惹得金垂朵焦躁不安，每每想要说话，都被两个哥哥拦下。

张养浩心里也不踏实，问道：“林先生怎么没来？”

“别急，很快你就能见到他了。”晁化的确一点儿不急，稳步走到倦侯面前，端详片刻，拱手深揖，“草民见过陛下。”

韩孺子好久没听到有人称自己为“陛下”了，不由得一愣，勉强嗯了一声，什么也没说，事情越来越诡异，他已经无法猜测走向。

其他人比他还要惊讶，张养浩欲言又止，听到马蹄声响，问道：“晁化，是你的人吗？”

“应该是。”晁化站在路边。没多久，从进城的方向驶来三辆马车，停在众人面前，一名车夫冲晁化点下头，两人显然认识。

“请诸位上车。”晁化指着三辆车，“女眷请上中车，其他人上前后车……”

没人动弹，倒不是心存怀疑，而是这几辆车实在太破了，拉车的是骡子，车厢尽是窟窿，跑来时哗啦直响，似乎随时都要散架。

“林先生派来的就是这种车？”连张养浩都忍受不了。

晁化笑道：“诸位是要悄悄逃出京城呢，还是风风光光地到处游玩？”

张养浩明白过来：“对，咱们不能再坐华丽的马车引起官府的怀疑，大家快上车吧……呃，我要留在京城，可没想逃跑。”

金家人没有退路，七郎等三人频频向张养浩望去，却没有得到回应，也只能上车。

韩孺子与金家父子同乘一车，谁也不瞧谁，走出很长一段路之后，金二公子说：“好像一直没有拐弯，咱们在回京城！”

其他人也发现了，归义侯向车外望了好几次，可是夜色越来越深，什么也看

不见，自我安慰道：“咱们想回草原，自然要往北边去，可天色已晚，今天进不了城……”

“你们回草原能得到什么呢？”韩孺子对此疑惑已久，忍不住开口询问。

归义侯与长子听而不闻，金二公子恼怒地说：“只要不在京城受气，去哪儿都行。”

“可也不用非回草原啊，你们一家归义已久，恐怕……适应不了那边的生活。”韩孺子也没去过草原，只凭书上的记载就觉得金家人在塞北寸步难行，没准还就是小姐金垂朵能坚持得久一些。

金大、金二垂头不语，他们想逃离京城，却没有下定决心前往草原，与妹妹不同，他们对塞外没有太多幻想。

归义侯长叹一声：“如果都王子没死……大单于欢迎金家回去，别担心，他还会欢迎咱们的，这是金家的荣耀，也是大单于的荣耀。”

归义侯在安慰两个儿子，一边的韩孺子听明白了，都王子声称能将金家带回草原，现在他死了，这份承诺变得不那么可靠。

“东单于如果真想让你们回去，就该派人来接，或者暂时撤兵，麻痹大楚的边疆守卫，这些事情匈奴做了吗？”

归义侯不语，半晌才道：“都王子知道这些……”

车辆晃动得更加剧烈，似乎拐上了崎岖小路，几人都紧紧抓住车厢，不再说话。韩孺子暗想，看样子金家人凶多吉少，自己被连累其中，真是倒霉。

颠簸的路走了很久，将近半夜才停下，晁化请众人下车。

归义侯的三位妻妾全身酸软，丫鬟扶一位，归义侯自己扶两位，金垂朵拒绝帮忙，她倒是一点儿事没有，握着弓，警惕地到处观瞧。

他们进了一处靠水的村寨，不大，也就几十座草屋，全都破破烂烂，寥寥几处灯光，响起一阵狗叫，很快又消失了。

“这里就是暗香园？”张养浩吃惊地说。这与他的预期差别太大了，甚至难以相信在京城附近还有这么破的村子。

“从来就没有暗香园。”晁化冷淡地说，“这里是河边寨，诸位先休息一下。”

“是暂时的吧？”归义侯惴惴地问。

“林先生呢？在这里吗？”张养浩只关心这件事。

晁化都不回答，开始安排住处，叫出两名老妇，带走女眷。归义侯越来越惊慌，却不敢反抗。

晁化给倦侯单独安排了一间屋子，别人不敢吱声，金垂朵不干了，上前道：